# 春秋屬辭辨例編

#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　　錢唐張應昌纂

○災異總論 漢儒以春秋附洪範緯書說事應辨

非常曰異害物曰災 詩疏正月篇引鄭元駁五經異義 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 公羊莊二十五年疏引五行傳

有所害之謂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 尚書大傳

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爲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荀子

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以消復之 陳壽魏志高堂隆傳

石氏云凡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先形於面色象

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宋文鑑趙普論彗星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王應麟困學紀聞

按王說史官記災異後世委之星曆卜祝之司而修省之意微矣宋鶴齡讀左日鈔

陰陽運動有常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程子經說隱九年

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害民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非是二者不登于策凡書螽螟水旱蝝生之類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鸜鵒來巢西狩獲麟者紀異也蕭楚辨疑

春秋所書有災有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所書如此齊履謙統紀隱五年

文武功業天下歸心故天瑞應誠而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漢書董仲舒傳

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隕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虐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繆人君所行如何爾趙鵬飛經筌僖二十九年

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書故內災則詳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於齊鄭宋

衛則天下之畏從可見矣　孫復尊王發微桓元年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强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脈善醫者能知之天道失於燮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爲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謟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爲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　李綱梁谿集災異志序

後世解天災者動曰堯水湯旱然則堯水固非恆雨所成湯旱亦豈恆暘所成邪堯之水非堯有以致之湯之旱豈湯有以致之邪夫天道人事原有感應之理有人事變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者有天道變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者然亦有感而不應著而不驗者未可以拘見論之也蓋無逆德以致災則災爲變有逆德以致災則災爲常聖人遇災而恐懼修省勤勞咨警有預備之策有補救之方則災不爲災後世人君旣以逆德致災而又絕不關於心而爲之計則災眞爲災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元年

宋鄒餘封事引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溢川澤不竭按此語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弭災也陸奎勳義存錄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弒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 漢書天文志

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 孫覺經解 成五年

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 葉夢得傳 莊七年

凡關於所不見曰日有食之 不言爲月所食 曰星隕如雨 不言至地之形 曰隕石于宋五 不言隕星 曰六鷁退飛過宋都 不言風 ○凡常無曰有 有蜚有蜮有年有星孛有鸜鵒來巢 常有曰無 無冰無麥苗 過常曰大 大雨雹大雨雪大旱大水大饑大有年大無麥禾大雩大蒐 甚有曰多 多麋 始出曰生 生蝝 趙汸屬辭辭從主人篇

地震山崩是爲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災異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見其久近疏數也崔子方本例

春秋所書皆天人嚮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漢儒推災異則皆牽合不足信程子遺書

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名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說而波蕩之所見小矣夫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曰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以有書者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爲何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爲何聖人未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爲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

如此而況指某災某異爲某事之應哉爲人君者遇災而懼盡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何變異之薦臻也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欲人君修德以應天耳 陳則通提綱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

邪爲災異之學者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愼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論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愼而不言如此歐陽修唐書五行志論

聖人之于災祥不敢必其有亦不敢必其無若必其無則有國者不復畏天若必其有則後世將妄推象類以求天意所在其弊不勝言若漢世圖讖之學是也故聖人存之而不辨使人知所戒而已昔高

宗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而已此先王處災祥之法也春秋書災祥之旨蓋不異祖己之意○鄭玉闕疑僖十六年引高閌 按今本高氏集注無此條

春秋紀災異而不言其事應見人君當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事應則不可以常也必求其說則時有不應而轉以天變為不足畏矣日講解義昭十七年

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而申之然檢公羊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禍亂之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譸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

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范注引劉向說皆流入占驗之學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王引之經義述聞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脩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其要則歸于責人事以回

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修省無
日可即怠荒之意垂敎可謂至矣今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
螽蜚鸜鵒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
於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黨于季氏抹摋災異使
人主漫不知省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又歸咎於失閏更託於聖人
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顧棟高大事表

五行表敘

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
祕之占候之書雖有差舛誕妄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
爲一應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其姓名事有小
而不記其本末而雨雪冰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
之而況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仰窺向歆推求天人相與之際

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三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名而自至有所名而後至雖名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感無感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藝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未必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踏精微雖稱引經義皆雜讖緯僞說非復傳紀本義必經學淵深如董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 胡承諾繹志

○魯災異總論 書有 書無 書多

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爲災不槃多少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高閌集注莊十七年

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 孫覺經解

鸜鵒巢禽也或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爲異故春

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爲異而多則爲異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蝝天下所多也多不爲異而災則爲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蝝 陳則通提綱

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汪克寬纂疏 襄二十四年

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爲災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 汪克寬纂疏 莊十八年

詩七月紀日星霜露之變以驗百物之生成以爲寒燠之候所以謹民時前民用王業之先務也今也陰過剝而不冰陽未復而不殺應雪而雨冰應露而隕霜是皆失天地之和反陰陽之正物將疵癘雨歲將不熟此有國者所當深憂非止雷電雨雹之失其時而已也 張大亨通訓

春秋水旱螽螟之災甚多其書饑者有三而已其餘非盡諱饑也天災物害所指在物無麥無禾所指在穀饑與大饑所指在民民有菜色道殣相望經之所以書饑也天災物害敗稼傷禾經之所以書水旱螽螟也亦若旱與不雨之有深淺也馬驌左傳辨例

凡魯災異一日者書日歷日者書月歷月者書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公羊何休注隱九年

○日食杜氏云推忌正陽之月其餘則否辨　春秋日食置閏之說史官之失史文之闕或不書朔不書　日或朔日皆不書穀梁各說辨比月頻食之說辨　不書朔公羊以爲食二日辨　公羊記異說辨　桓十七年十月左穀何氏說辨莊十八年僖十五年穀梁說辨　莊二十五年六月杜孔之說辨左氏傳文辨穀梁說辨　襄二十七年十二月傳云十一月劉歆以漢歷駁左傳辨辰在申傳說辨　昭十七年六月諸家駁左之說辨

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劉熙釋名

傳曰日月之眚莊二十五年謂日月有蝕若目有翳也說文眚字繫傳

史記天官書曰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裴駰史記集解

穀梁傳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隱三年

不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辭蓋陽弱而陰來食之也然則陽氣弱陰得食之君德衰則臣得干之矣此有食之之謂也鄒王闕疑

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牛運震傳隱三年

有猶或也故莊二十九年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又凡言日有食之皆謂日或食之也有與或義通王引之經傳釋詞

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共御厥罰

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劉歆說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杜預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每日行一度一歲乃一周天月行疾每日行十三度之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日月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每朔皆會不每月皆食以日月動

物行度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自隱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正陽之月獨忌者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孔穎達疏隱三年

食既者日光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爲弦全照成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月食是日光所衝月食

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旣也 孔疏桓三年

詩十月之交注日月之交會正義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謂朔日也古歷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歷象爲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 詩疏

開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

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唐書歷志

月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張子正蒙○日外明而內闇月外闇而內明朔望相合相衝則不以光影交而以精魄交也精不可以二故光皆爲之食李光地注

日月水火也其交也宜相遠不宜相近故易曰水火相逮又曰不相射相逮者東西同道也不相射者南北不同道也相近則水必侵火陰必侵陽小人必傷君子妾婦必乘其夫陰陽交而相害也胡銓春秋解

月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歲之中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石介徂徠集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當也兩不相當則不食相當而不

盡正則隨其所當之深淺而食正相當則食既項安世宋說

唐歷志云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於歷應食而不書者尙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食蓋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雖交而不食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爲德之不脩可知矣張洽集註隱三年

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日一歲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陰盛陽微當食必食程端學本義

伊川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而恐懼修省也文定從之是則日食不爲天變而無關于人事矣朱子解十月之詩則云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足以侵陽則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當以朱子之說爲長張自超宋辨義隱三年

叙事者馮相之常救政者保章之變周官吉凶妖祥之占曰訪叙事曰詔救政足矣有如日月之眚非細故也胡爲有救日月之鼓又胡爲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災之政耶蓋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非不知鳴鼓張弓無補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而不之救也至如大烖大變則不舉大烖大變則弛樂大荒大烖則

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修身恐懼思荅天戒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豈徒區區桴鼓弓矢之救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敘事不訪救政不詔至於救災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詳記而備錄之以戒人君遇災而不知懼也間有伐鼓用牲又違其禮聖人屢致意焉 葉時禮經會元

書日食謹天戒也或曰日食有常度矣當食而食天道之常于人事何有若是則春秋之書之者爲贅乎夫月之與日歲十二會爲十二朔朔者日月交會之期故食恆在朔而道有表裏或不正相值則月不能掩日歷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日食止三十六必有應食而不食者矣故日食者歷家以爲常春秋以爲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日食必書懼人主之忽以爲常也杜氏乃謂惟正陽之月

君子忌之其餘則否然則非正陽之月而日食春秋不應書矣豈不謬哉顧棟高天文表引華氏說

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杜預釋例

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食之則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大矣陸九淵象山集

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無甲乙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大衍歷議殷歷魯歷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歷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衞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說本沈括元郭守敬曰誤五爲三也○屠繼序困學紀聞集證○陳厚耀長歷曰衞氏得三十五其中比月而食者二衞氏何以得之恐涉附會

閻百詩曰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

年是也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也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也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也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也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也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也 又春秋書日食以授時歷推之惟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皆在朔或不書日朔左氏謂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月二月者蓋由古歷疏闊置閏失當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春秋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 元史歷志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歷法一定不易之理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穀梁以爲言日不言朔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非也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食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所謂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故爲災眚若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爲災故歷家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見日出有虧傷之象故知食于夜不知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虧乃既復而猶有傷乎其日朔皆不言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朔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歷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也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書之顯周歷之謬也王夫之稗疏

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日之行也其黄道四十七度八千六百分凡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六分强而反計四日行一度稍弱積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黄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强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强計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入食限邪且九月十月乃申酉月密邇分前月行黄道内七月八月乃午未月密邇至後月出黄道外而日之疾徐不隨月何得比月而食故劉炫以爲傳寫之誤姜岌僧一行郭守敬皆謂無比月而食之理董仲舒以爲大災異則不知歷法而徒守舊聞曲爲之說也凡春秋所書日食舛錯甚衆其故有三傳寫之誤一也失閏二也置算法而求之占候如穀梁所云以虧傷而知食之蓋日食後偶有氛珥相侵驚詫又傳爲日食史官不審而書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

往古凡經所書不日不朔皆史官之失有月分謬錯者則歷法不精置閏不當之誤也今據授時歷所較定隱三年實三月己巳朔史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大衍歷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閏也十七年十月朔食大衍推在十一月亦失閏也莊十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既失日失朔又訛五爲三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大衍推爲七月辛未朔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時所推皆同失閏也僖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姜岌大衍授時皆五月也傳寫誤三爲五僖十五年五月大衍授時皆四月癸丑朔既失閏史官又失日失朔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姜岌大衍皆三月失閏也宣八年七月甲子杜預以爲七月晦非也蓋十月朔史失朔而傳寫又誤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乃五月乙亥朔既誤朔而又失算歷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乃十一月姜岌云失閏也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姜

岌大衍授時皆七月也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過交限無食理此算法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爲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

詳元李謙歷議王夫之稗疏又

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

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黃宗羲南雷文約四）邇月日食非變也蓋史異文簡策所書非一人或曰九月庚戌或曰十月庚辰必有一誤而夫子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李光地榕村集）案安溪之說最長尚書古文疏證六上則以爲錯簡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簡于彼而錯簡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梁履繩補釋十七）

歷家皆言無比月頻食之法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推究襄二十一年九月入食限十月不入食限二十四年七月入食限八月不

入食限黎洲精于天文必有實據蓋周衰失政不能修正歷法是時周歷算法不準推步常遲一月如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其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正未脩歷法之誤至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於是造太初歷自太初定歷以後無此誤矣顧棟高天文表敘書問答後二篇合錄

後秦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惟春秋日蝕晦朔不知用何歷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序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修殷之故歷如是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晉書律歷志

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盡其責也史官記事若今縣官之書年月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王充論衡

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歷推算符合不差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有朔二十七推與甲子元歷不差其不書朔者左氏傳云官失之也而公羊曰食二日也穀梁曰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公穀皆臆說也 晉書律歷志

公羊以爲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日月有詳略史文也穀梁說晦朔之例謬與公羊同 劉敞權衡 隱三年

穀梁曰不言朔者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

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莊十八年

日食三十六公羊曰記異也何氏又悉舉其後事變以當之然必欲指某事爲應恐非經旨趙汸屬辭存策書之大體篇

公羊以日食爲異程子辨之以爲災是也彙纂案隱三年

胡傳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因朔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曰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朔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朔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蓋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食長在夜也又桓三年

趙氏匡曰左氏謂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闕文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陳氏傅良曰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

略而夫子因之也又歷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故有以爲食於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前失之後穀梁所謂食晦日食既朔也但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而必各立義例乎是當以闕文爲正又極

十七年

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非也食晦則何以不言晦又曰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非也食既朔亦當有日何以不言其日又曰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非也夜食亦必推知先得其朔與日何以不言邪是皆舊史有疏闕耳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

春秋書日食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歷者有所考一以示遇災者有所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爲常也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有當朔不食或失前後者歷家失之非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皆正朔無前後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疏矣胡承諾繹志

天之可見者莫如日以日之行準天之行候之以中星而糾其所差之處名之曰度此歷數所由起也故歷以日爲主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交食日食必在朔月食必在望食有不在朔望者歷失之也食在朔望時刻不謬者爲精密古來驗歷之法無過於此任源祥鳴鶴堂文集

春秋具四時正閏餘備晦朔謹薄蝕然時世曠遠書策訛誤治歷者不能盡求其合治經者亦不必過求其通以課歷之疎密釋經之精粗義固不在是晉書律歷志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今其書亡七歷者蓋卽開元占經所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漢之三統爲七術也杜預作春秋長歷而實不諳歷法徒依經傳甲子推移前後遂有比年置閏一年再閏曠數歲無閏之訛不足憑也北周甄鸞著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春秋歷法略舉數端曾不該徧晉姜岌唐一行郭守敬各推春秋所定之歷又在七術之外近儒陳氏泗源著春

秋歷所用古歷卽七術之殷歷大旨謂日食爲考歷之原但朔日推驗相合其餘疏失可不問專糾正杜氏今甘泉羅茗香著春秋朔閏異同條列七歷同異補宋仲㣲之書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月日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無異文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輾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李兆洛養一齋文集

愚按自文以後無不書日者自襄以後無不書朔者則趙氏陳氏之說是也又按凌氏稚隆左傳測義隱三年條下云或書日或書朔或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書或日朔皆不書此史有詳略

夫子因之耳非有異義也所見與趙陳同顧氏棟高說亦然

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周禮鼓人疏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諸說見前○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元史歷志○以歷推此日食乃三月己巳朔非二月也因二月誤書而三月之庚戌四月之辛卯八月之庚辰十二月之癸未皆差一月以二年十二月之乙卯及四月二月之戊申正之其差較然顯白朱朝瑛略記○吳守一日食質疑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近

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四庫提要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既者何盡也何休注光明滅盡也○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食之旣其變大矣胡傳○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觀之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當時所食之處必關於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爲既黄道周附○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元史歷志○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案正當也

廣韻正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王引之經義述聞 ○ 四庫提要辨吳氏說見上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見前下仿此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趙氏曰非也凡不書或史有闕或年深誤寫何關日官日御乎邦衡胡氏曰朔者日月之會日者甲乙之紀不可不存其或闕者歲久脫爾陳岳氏曰日食三十六無朔有日者六無朔無日者二有朔無日者惟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惡懼見殺故去日苟曰行惡則桓三年之食曷以書日苟曰懼見殺則何如勿書去日奚益又莊十五年十八年俱無朔日則何行惡懼殺之有穀梁謂食既朔故去日設如是則桓三年宣八

年書日食既曷以別邪傳辨疑程端學三○書朔不書日舊史闕文也

歷家謂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

合朔是爲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

以定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爲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

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前後者

但朔前朔後何難據實以書而必曲生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

則不得爲朔矣故當以文闕爲正日講解義○書朔不書日闕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注謂是月二日食也夫既朔何

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占則當書二日

不當書朔也牛運震傳○言朔不言日食在朔而史失其日也穀梁

以不言日爲食在既朔然經既明言朔則不當在既朔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爲三元史歷志○經書日食三十六大都皆書日書朔獨此與僖十五年夏五月朔與日皆不書史失之也今朔在夜日食地中故穀梁以爲夜食然苟朔日而見其虧傷是即朔日食矣如日未出而明復即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以是知爲舊史之闕也日講解義○此及僖十五年皆不日不朔穀梁以爲夜食家氏謂夜食當在丑寅之間若在丑寅當紀日何以不日耶此及僖十五年長歷皆不入食限大衍歷此年五月壬子食差近後兩月十五年癸丑四月日差近前一月或置閏之在前在後抑或用朔之法不同而食有晦朔之差耳張自超宗朱辨義○孔氏劉氏說見闕文

門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孔注疏云非常鼓之月也正月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經書六月實非六月由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也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于社用牲非所用也○公羊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何休注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

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穀梁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注鼓有聲陽事以厭陰氣楊士勛疏五麾者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諸侯降殺去黑黃二色○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 班固白虎通 ○夏書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

矣胡傳○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呂大圭或問○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及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爲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答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家鉉翁詳說○禮天子日食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祈用幣享用牲鼓不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舛也應天以實無實而文得禮猶具文耳況失禮乎御纂直解○禮有等差不可僭越天子貶膳修省不舉盛饌伐鼓于社以責羣陰諸侯位卑但宜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而已今則鼓社用牲有二失焉馬驌左傳辨例○不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非日月之眚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敘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末兩言遂致謬誤姜炳璋讀左補義○傳所云非常者禮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伐鼓於朝以自責不鼓於朝而鼓於社非常矣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用幣而用牲又非常矣非謂不合擊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平子云惟正月之朔日食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周六月當夏四月於卦上下皆乾所謂正陽月也而陰侵陽正月繁霜詩人所爲憂傷也日食天變之大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而四月純陽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非不合擊鼓特不

合鼓于社且用牲耳乃祝諸用幣於社平子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異志也吳浩十三經義疑○鼓禮也于社非禮也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侵天子之事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牛運震傳

杜以長歷據之此是七月朔經誤孔疏○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歷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失閏也元史歷志○按上年八月丁丑及此年五月癸丑皆非錯而次年十二月癸亥朔亦非錯則辛未實六月朔何云實七月朔也陳厚耀長曆○傳云惟正陽之月伐鼓非也日食變之大者非正陽之月豈安而視之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左氏說誤春秋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以用牲耳劉敞權衡○孫氏曰周禮夏昔救日皆

鼓不書者常事也鼓用牲于社變常矣變常則書若如左杜說則非正陽之月可以安而視之矣書亦不當言季秋月朔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矣程端學三傳辨疑　○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允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周禮地官鼓人疏　○案賈說他月無救理本昭十七年傳其餘則否梁履繩補釋　○按左傳曰非常也杜注云非常鼓之月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疏曰以前置閏有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左曰非常者正以此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

此爲首見故傳發例此義極明顯且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顧棟高朔閏表○愚按杜氏以六月爲七月之誤故注左傳因指傳所云非常爲非正陽常鼓之月謂正陽之月鼓非正陽之月不鼓故孫氏劉氏皆駁之而據周禮賈疏則惟正陽月舉是禮夏書所言季秋非周禮也陳氏顧氏考歷則經書六月不誤而杜孔誤顧氏並解左傳所謂非常者言不比尋常之月也所謂餘月則否者卽常月也其論有根據而駁賈陳顧攷歷皆精但元志據大衍何以亦云失閏誤月或有訛錯邪並存俟考

天子救日伐鼓于朝今諸侯鼓于社是僭天子之禮也穀梁但知鼓之可用而不知用鼓之所是以許之以禮耳程端學三傳辨疑

莊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 牛運震傳○此說與上頁顧同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元史歷志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穀梁作正月誤正月非庚午 王引之經義述聞 ○其年五月庚午朔去交入食限誤爲三也 宋史律歷志 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元史歷志 ○按三月得庚午朔與經合而姜氏諸人所推皆云日食在五月其閏法不與春秋同也 陳厚耀長歷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闕文也下倣此　○日講說張氏說見上莊十八年○經書五月日食杜預得壬子劉孝孫得癸未皆不入食限景初歷得癸丑而入食限以大衍考之十二年庚午日食後見一閏而杜預無閏故四月癸丑乃春秋五月也程公說分記歷書　○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元史歷志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注癸亥月一日公羊有朔字

公羊有朔字左氏穀梁皆無朔字食在朔則本年四月不當有丁巳四月有丁巳必三月有閏而後可自癸亥至丁巳加一週甲算合一百一十五日也然前年十二月又不當有乙巳十二月有乙巳亦必十二月有閏而後可自乙巳至癸亥加一週甲

算合七十九日也古歷雖疎豈前年十月閏今年三月又閏相距四月之近而兩置閏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其年三月癸亥朔去交入食限誤為二也宋史律歷志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失閏也元史歷志

愚按三月癸亥則四月有丁巳矣宋元二志是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左氏以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則伐鼓為宜其所失者不於朝而於社不用幣而用牲耳故曰非禮彙纂案

○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是月汎交分入食限宋史律歷

志今歷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注月三十日食陸象山說見前總論○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俞臯釋義

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元史歷志

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

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元史歷志○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按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江永羣經補義○春秋日食雖月之前後有小差而日未嘗誤惟此條後世推歷者以爲乙亥相隔二十八日疑是誤記陳厚耀長歷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元史歷志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元史歷志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襄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王黃李梁顧說見前○此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今歷推之是月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比月而食自古推歷者無是術精如姜郭亦云無比月而食之理然春秋

已兩見或謂世亂日度失行之驗然漢書所載高帝三年文帝三年皆比月食其盡日度失行之故邪是不可曉陳厚耀長歷○凡書比食皆由史官存疑之誤是年蓋因失閏原紀爲十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後見斗柄過辰月數不合追補前閏始改庚戌朔爲九月又不敢擅削十月日食之文遂易以庚辰朔而併存之致有比食之誤也襄公二十四年比食之誤同吳守一日食質疑○愚按當以異文兩存前後錯簡二說爲得見前李榕村梁處素說吳氏此解與李說近

襄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王黄李梁顧說見前○今歷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元史歷志）○漢志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歷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元史歷志）○孔氏正義據三統歷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沈氏小疏）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說見日月誤文門○傳以爲辰在申司厯過爲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夫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乎（李石方舟集）○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愚按傳云十一月是而謂辰在申則誤也詳日月誤文門江氏說○自十四年至此凡十四年之間而日九食又二見頻年兩見頻月變亦甚矣張自超宋辨義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侯惡卒十有一月季孫宿卒杜注衛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左氏士文伯解于何不臧爲不善政之語卻好一日擇人二日因民三曰從

時不務此三者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朱子亦取其義以解十月之詩但其所云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因是年衞襄公季孫宿卒而附爲之說此後儒所以黜象緯占驗之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引此傳文謂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於春秋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臧琳經義雜記○今歷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元史曆志

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元史曆志○大衍

歷推五月丁巳朔食郭氏亦同按大衍閏在日食之前故日食在五月杜歷閏在日食之後故日食在六月陳厚耀長歷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正陽建巳之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注正月謂建巳正陽純乾之月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爲

六月非正月故太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素服也辟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用辭者用辭以自責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漢書五行志○日食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謂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案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曷足爲災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

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於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沈括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者皆先王所惡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氏詩傳之說亦如此陸粲左傳附注○大衍授時二歷推是年日食當在秋九月此書夏六月蓋誤文也即以十五年六月日食與二十一年七月日食參互考之於前間二十五月於後間五十月約略交限逈不相値不待布算而可知者然則傳載昭子之論當在十五年六月因經之誤遂誤載於此朱朝瑛略記○姜炭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

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江永羣經補義○愚按劉公是駁左傳胡氏因之劉氏曰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爲醜矣傳語未可信葉石林程積齋亦疑辨之按漢志從左氏近儒閻百詩疏證尤詳明與前莊二十五年周禮賈疏吳氏浩顧氏棟高說合則左義精當駁之者誤矣陸氏粲

據沈括說以正陽之月分屬春秋與詩之四月十月亦甚典核

朱氏江氏謂當是十五年六月之傳誤截此亦通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按如江氏說則姜岌大衍所推固無礙

傳云祝史請所用幣所當作祈祈與所字涉似而誤莊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注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是日食之禮皆當用祈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四日禜五日攻六日說注皆主日食又云攻說用幣而已明此日食得有請祈用幣之文若然則用幣亦因仍舊典祝史何爲至此復請蓋魯於日食之災失禮已久惟知用牲莊二十五年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故祝史欲復舊禮乃以上請武億羣經義證

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旱而大雩則亦不是常爲水也孔疏○按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胥衞惡之安在其不爲災邪且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爲是說以滋其怠玩卒致失國

應陽微之象非忠臣也參王樵輯傳汪克寬纂疏○食于分至不爲災古未有斯言也意如專國前此既廢伐鼓用幣之禮梓慎順强臣而欺君爾陸粲左氏鐫○十七年意如不救日昭子卜其將有異志此年公以梓慎素明天道故問之而意如仍未之救也君臣之隙已成昭公自危之甚矣梓慎不能以脩省啓其君而遷就其辭蓋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今歷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八食限元史歷志○杜注陳說見日月誤文門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梓愼叔孫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附會也日食之示戒遠矣非爲水旱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爲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王樵輯傳○按禆竈之占不如子產梓愼之占不如昭子則知術士推以術不如士大夫推以理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今歷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今歷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

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入食限元史歷志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三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元史歷志○案穀梁同公羊作正月蓋周三月當夏之正月公羊偶誤書夏正耳梁履繩補釋

定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在大衍爲十月朔其年當閏而春秋置在歲終故差一月也日食黃道角六度太強春秋分記歷書○今歷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元史歷志

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歷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

五分入食限元史歷志

以上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三終

卷四十三補

災異總論

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消之則除後漢書郎顗傳

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崩星變六鷁退飛鸜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所以紀異也書水火雨雹大雪震電晦冥多麋有蜮饑旱螽螟蝝生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邪非邪曰孔子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所以推配之者非也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敘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天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震陷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螽

蝝稼穡卒痒物之變也聖人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眚變妖孽著於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難信故曰漢儒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蓋通上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修其政事則災異可弭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不足信併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以爲天地與物之變吾無與也遂使人主樂聞其說無恐懼修省之心其爲害豈淺哉李綱梁谿集

○春秋書災異所以警人君若於常星不見云齊霸將興於沙麓崩云晉文將霸則索之太過漢儒坐是病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觀天地之變側身修行以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爲之

說故不免有附會之弊又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徵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蜚雨螽蝝生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則書凡見氣候之徵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恐懼修省之道也王守仁集

日食論

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漢書孔光傳

日者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度晻昧無光又李尋傳

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積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後漢書馬嚴傳

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葢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其辭若有食之者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楊時龜山集

日月之行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目疊而小差日月同在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日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乃相陵掩當其交處則蝕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沈括筆談